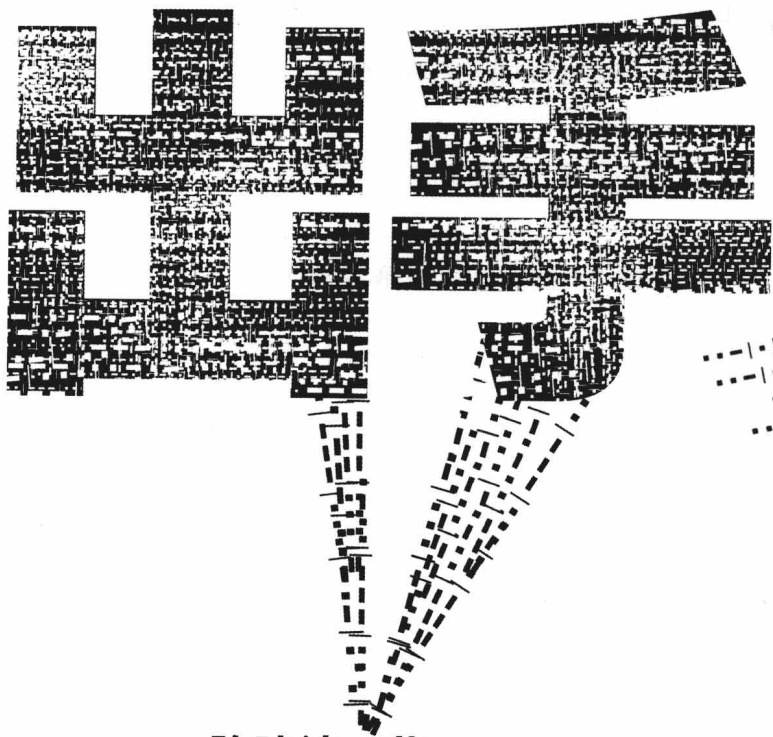


陈建波◎著

**中国计谋小说第一人陈建波巅峰力作**

一份藏宝引来“十面埋伏”，中日美三方势力上演“三国演义”  
最先出手？最后出手？出不出手？生死一念！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陈建波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出手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不速之客 / 001 |
| 第二章 | 迷雾重重 / 027 |
| 第三章 | 暗潮汹涌 / 058 |
| 第四章 | 异峰突起 / 093 |
| 第五章 | 迫在眉睫 / 131 |
| 第六章 | 峰回路转 / 162 |
| 第七章 | 八方云动 / 198 |
| 第八章 | 十面埋伏 / 230 |
| 第九章 | 喋血暗战 / 260 |
| 第十章 | 最后一搏 / 290 |
|     | 尾 声 / 327  |

# 出手

## 第一章 不速之客

### (一)

陈仓城那场大劫，近十年之后才渐渐恢复了元气。店铺买卖、行商过客一如旧时般兴旺，只是城北那处斩杀党军降卒的万人坑周围依旧一片萧凉。清明时节，有亲属葬身此处的本地人，带着烧酒和纸钱，在这里焚烧祭奠，哀声阵阵。白昼的空气里，随风飘溢着浓重的灰烬气息，勾动起满城居民内心深处对于那些攻伐虐杀场面不堪回首的记忆。

夕阳落山，天色黯淡下去，这里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域，寻常人不敢贸然接近。

晚十点左右，万人坑东侧一座孤坟前，却有人趁着天黑悄然前来拜祭。两支羊油大烛、一捧银箔精心叠就的元宝、两侧佩枪侍立的护卫，显示出这位夜祭者的特殊身份。此人年约六旬，一袭长衫，外罩貂皮外套，两只护耳犹未摘下，大概是提防这夜晚的寒凉。

他拱手欠身作揖，嘴里喃喃道：“江山易主，天下剧变，又是一番新气象。党兄洗清罪孽，早日投胎，说不定还赶得上这趟热闹呢。”

他这边正自焚化纸物，一团幽幽的火光在苍茫夜空里闪耀。此刻夜深人静，避开嫌疑本是他的初衷，但是随后不久，一道雪亮的手电光柱从远处照射过来，在他

的身体上驻留片刻，彻底了结了他的如意算盘。

有个声音笑吟吟地说：“孙老先生，深更半夜烧纸，鬼是收不到的。像党拐子这种死有余辜的恶鬼，这时候怕是还在阎王爷的十八层地狱下面呢，没有福分来享用你的祭物。”

夜祭者闻声愣怔了一下，抬手掩住光亮，仔细朝来人瞧瞧，也是一声笑，说：“王县长，您不会也是来祭拜的吧？”

那出声之人走近来，身后跟了五六个警察，沿着这坟茔绕了一圈，摇摇头说：“有意思，前清进士夜祭民国败将，又被我这个留过洋的县长碰上，日后，也是陈仓的一段佳话了。”

夜祭者淡淡地说：“莫非，县长大人是要归罪孙某了？”

那王县长冷笑，围着他踱了几步，说：“清明祭扫上坟，不犯民国法律，在下无权过问，只不过心里好奇，借问一句，陈仓城内外近年来传言，党拐子临死前，把他盗掘的奇珍异宝都托付给你了，眼下的情形，似乎验证了这个传言。”

孙老先生掸了掸身上的灰屑，说：“宋哲元入城后，掘地三尺，搜出了党玉昆数百箱藏宝，全部运送到天津租界里寄存，鄙人家中也没能幸免。王县长不会是想效仿故例，也来寒舍搜搜？”

王县长叹了口气，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党拐子就是个例子。孙老先生自己保重，世上垂涎财富的人多得是，未必是我。”

两人一席舌战，坟前火光缓缓熄灭。孙老先生的随从点起灯笼，就此和王县长一行分道扬镳，越过荒僻地带，然后穿街过巷回到宅邸。这夜来祭奠、略表心意之举，遭遇了意外，孙老先生十分不快，他洗了脸，捧起手炉走进书房，坐在书案前蹙眉沉思起来。

孙老先生本名孙啸伯，前清光绪年间进士，少年得志，算是陈仓城中扳指头上数的人物。尤其是书道一途，早年在京师就崭露头角，民国后，他返回陕西，久住西安，与各方才俊切磋，以篆籀一体独擅胜场。他不仅仅身负书名，更了不得的是判观时局精准，民国14年，刘镇华率镇嵩军围困西安，他提前十天出城返乡。宋哲元等部围攻陈仓，他同样是故伎重施，携带细软家私去了西安。有坊间传言，他此行还负有党玉昆嘱托的特殊使命，以宝器贿赂冯玉祥，请求撤兵。但此举未果，党玉昆终于兵败身死。倒是孙啸伯落得个平平安安，继续在地方上以缙绅名流的身份厮混，寻常人等不敢正视。

孙家是陈仓世家，以转买云贵川等地的特产货物起家，后来捐过一任道台，没

有实缺，终究不上台面。到了他这一代，发奋读书，终于登堂及第。不料没几年大清朝就亡了，仕途一道，兴味索然。倒是家中广有田地，富甲一方，日子很是清闲自在。

这会儿，孙啸伯正陷入沉思。窗外廊檐下石板上传来轻捷的脚步声，接着外面房帘一挑，走进来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未进书房就开口说：“父亲，半夜了还不睡？”

孙啸伯知道是儿子，鼻腔里哼了一声，说：“我年纪大了，睡得晚起得早，乃是常情。你怎么没睡，难道有烦心事？”

孙公子名叫孙连文，北大毕业，在西安一所中学里做教员，前段时间患了场大病，回家来休养。最近身体好转，不免静极思动，出城去转了一圈，得悉了些新的讯息，天黑后不久就回来了，想向父亲禀报，不料老爷子出了门，直至半夜才回来。他一得信，就赶到书房来。此时瞅见父亲脸色不佳，虽然猜不透缘由，但也无暇去问，只是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他。

孙啸伯看看儿子的神色，问：“有事吗？”

孙连文点点头，说：“白天出了趟城，在二十里铺转了转，听乡下人说最近不太平，南边来了一股人马，打了几仗，据说杨虎城的队伍抵挡不住，中央军尾随着进陕来了。我怕对陈仓不利，赶紧来说一声。”

孙啸伯稍稍沉吟，说：“陕北有所谓的共匪造反，陕南也出了麻烦，杨刀客坐镇西安，是干什么吃的？笑话！”

孙连文欠了欠身，说：“小心为上。”

孙啸伯哈哈一笑，说：“你父亲是什么人？大江大浪都闯过来了，还怕这个？杨刀客不是要修铁路到陈仓来吗？修好了，陈仓一旦有事，西安的援兵顷刻就到，咱们去西安也省了许多周折。”

谈话就此打住，目送儿子离开后，孙啸伯丝毫没有睡意，喝了口茶水后，站在案前，铺开宣纸提起笔来，去墨池里蘸了蘸，不假思索地悬腕落毫，眼见笔端徐走，劲折流转，不经意间写下了数十个绝妙文字来。这番运笔用力后，勾起了睡意，他丢开笔，捻须端详了好一气，好像不太满意，随手将它团起，丢在案边，深深地打了个呵欠睡觉去了。

天色微亮，宅外雄鸡高唱。孙府佣人孙吉例行公事地拿着笤帚、簸箕，打扫廊下台阶、院落，然后推开主人书房进去清理。先把搁在砚边的毛笔放入盛着清水的瓷缸里，再抹干了桌面上的墨痕，归拢了散乱的事物。最后，他拣起那团废纸，双

手小心翼翼地理开来，大略地看看，再度团皱起来丢进簸箕，带上门后去前面宅门边的灰堆上倾倒垃圾。

陈仓城里的收荒客早已提着缠绕铁丝的竹竿，四处扒拉。见孙吉出来，凑上前两步，似有所待。孙吉四顾无人，冲他使个眼色，竖起大拇指暗示了一下。收荒人喜出望外，从怀里摸出块银洋来，趁着他倒灰弯腰之际塞进他的手心。

孙吉不动声色，撂下一句：“弄远了点，别在陈仓城里现眼害人。”

收荒人装做漫不经心地拾起纸团来，扔进补丁布袋里，低低地吹着唢哨，扬长而去。

## (二)

一个月后，那幅孙啸伯夜来解脱烦恼的墨迹文字被精心装裱，送到了数百里外的省城西安。荣庆斋古玩店老板荣必祥坐在后室，嘴里叼着一根粗肥的雪茄，仔细地数了一遍纸上的字数，啧了啧啧，自言自语地说：“老家伙，字越来越老辣了！可惜，没有款、章，还得另外动心思。”

天窗倾泻而下的光线落在他的圆形眼镜上，遮去了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和幽蓝色的烟雾一起，将这个古玩商人的体貌装饰得莫测高深。眼下西安市面上，孙啸伯的字和前些年行情不可同日而语。一来，他的笔力愈老弥坚，以铁划银钩形容毫不为过。另外一点，字画结构越变越奇，有些字仅能根据现存的金文、石鼓文来揣摩了。看样子，某些行家的推测并非臆断，七年前，党玉昆覆亡之前和他交好，盗掘来的周鼎秦簋大都请他过了眼，那些铭文奇字，被他沿用在笔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近日，平津两地都有商家愿意出重金收他的字。偏偏孙啸伯潜居陈仓，难得出门，书法文字更是寥寥无几。不知道他这是刻意而为，还是真的如其所说的那样，看破红尘世事，不愿再涉足其内、徒劳奔波了。

无奈之下，荣老板只得出了道奇谋，通过收荒客买通孙府佣人，瞅着空子把孙啸伯不曾留意的草拟之作偷出来，根据品质进行装裱，秘密售给平津地区的同行，赚取丰厚的利润。像今天这幅字，不会低于三百块大洋，比之于他从拾荒客手里得来，至少有十倍的利润了。至于后面的买家该出怎样的高价，这一点是他念念在心、犹疑难决的。因为迄今为止，从他手里流出的孙啸伯的字，没有一幅在市面上作价售卖过，像是被某位同行有意囤积起来了。他们是想熬到孙啸伯撒手归西，再做奇货可居拿出来卖，还是另有所图？

荣老板脑袋里闪烁着三百块银洋的光芒，暂时将无妄之想抛开去，起身翻翻墙上的日历本，大约这两天北平要有客人来收货了。他手里除了这幅孙啸伯的字外，还准备了两块沁血汉玉、一只战国青铜爵、前清乾隆年间陕西状元王文炳的一对条幅、一面十成品相的唐朝海马葡萄镜。对方此行，决无落空的道理了。

正思量盘算之际，前面招呼客人的伙计一溜烟跑了进来，禀报说来了个女客，拿了玉要卖，他看成色不错但又怕走眼，特地来请东家掌眼。荣老板听说有好东西来了，连忙赶过去。店堂里，两面新开的天窗光线充足，照得柜台上纤尘毕露。那些擦拭得洁净的青铜器、瓷器上，散发着不可言喻的神秘光泽，给这座古玩店增添了几分静谧幽远的韵味。

一位穿藏青棉布袍子、围着白色围巾的年轻女性坐在一张紫檀木椅上，正四面打量着屋里的陈设。她身边的茶几上放着块白玉牌，正是令站堂伙计犹豫难决的物件。荣老板颌首作揖，笑道：“小姐，让您久等了。下面的伙计是学徒，眼光太浅，抱歉得很，我这就来瞧瞧。”

他吩咐伙计去上茶来招待客人，自己拿起那块玉牌，先在手掂掂分量，又迎光去看玉质，再用放大镜细细地检查上面的雕工和落款，心中惊喜。这是一块上等和田羊脂白玉，底料本身就难得，再加上正面精雕细镂了一幅山水，当真是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背面右下角，四个细若发丝的落款：子冈攻玉。他心中赞了一句，也只有这四个字配得上这雕刻，明代陆子冈制玉无疑。

他抑制住兴奋，试探地问：“小姐，这块玉是上等羊脂白玉，质地很好，您给个价？”

那女子思忖一下，竖起三个指头来，说：“三千块。”

荣老板一惊，心知她是明白人，懂得这东西的价值，不免略有失望地问：“小姐这东西是家传的，还是朋友相赠？”

女子说：“祖传的，家里遇上事儿，拿它来救个急。”

荣老板呵呵笑道：“说句实在话，这东西若是放在北平、天津，卖个四五千块钱也是可能的。可是，这里是西安，要价高了是出不了手的。我看，一千五百块钱，我就咬咬牙收下了。不然的话，实在是承受不起。”

那女子伸手去拿起玉牌来，但只是恋恋不舍地注视了它一气，随即往前推到他的眼皮底下，斩钉截铁地说：“两千块，我就忍痛割爱了。”

荣老板故作思索，站起身来在店里踱了一圈步。说：“一千八吧，我派个伙计护送你回去。你单身女人家，以防路上有意外。”



女子叹口气，点点头，当下便立了买卖字据，交割了这笔生意。

送她走后，荣老板将玉牌捏在掌心把玩，爱不释手。今天，先收了孙啸伯的字，后得了陆子冈的玉，兆头好得很。不过，这块玉他暂时不想出手，要留在手边多亲近亲近呢。古玩业的行情是三年做一笔，一笔吃三年。今天，他连做了两笔，正在欣喜劲头上。忽然，街口开过来一辆黑色铮亮的汽车，停在了荣庆斋门口。车窗处，看得到司机是军人。车后座上下来个金发碧眼的洋人，陪同的是个少校军官，挎枪佩剑，很是威风。

荣老板先瞧见当兵的，心里抽紧，后看到那个洋人，不由得转忧为喜，边迎出去边大声说道：“古得冒令，约翰逊先生，什么风吹得您大驾光临西安，光临小店啊！”

那位约翰逊先生笑呵呵地走过来，没有采用西式握手礼，而是双手一拱作了个揖，说：“荣老板，恭喜发财！”

荣老板大笑，搀住他的手，说：“财神爷登门，不发财都不行了。”

两人在门外街边客套恭维，那个军官背负着手站在一旁，面无表情。约翰逊转过身，替他介绍说：“这位吴参谋，是我在北京交的好朋友。我离开北京时发了个电报给他，他就按时在火车站接我了。好朋友啊！”

荣老板暗暗端详这个年纪不会超过三十岁的青年军官，心里估算了一下他的成色，殷勤地邀请一同进店去坐，赶忙吩咐伙计去对面的酒家订一桌上等酒席送过来。中午，他要款待宾客。

### (三)

孙啸伯对于自己那夜信笔所书后弃之不顾的字卷，已经没有了印象。几天后的某天，一觉睡到了日上三竿时，才慵懒地起床。女儿孙灵秀从西边院子里过来，含笑叫了声爹，匆匆向东走去。

孙啸伯瞧见她腋下夹的书籍，笑了一声，说：“还是不死心，让连文替你补习功课吗？千里迢迢去什么北平，上什么大学？瞎折腾。”

灵秀停下脚步，掉过头带了三分娇嗔说：“爹，你这是歧视妇女。我为什么不能去北平求学？”

孙啸伯听到女儿嘴里蹦出新名词，头就发晕，赶忙挥手说：“随你，随你。我巴不得你这个丫头跑得远远的呢！整天像只麻雀似的在耳边叽喳，烦死人了！”

父女俩在院中各奔东西。孙啸伯脑海里还存留着女儿的背影，情不自禁爱怜地笑。他自己虽然是老派人，但对于新事物并不反感，哪里会歧视这个自幼就被宠爱的女儿呢。不过，他舍不得女儿远离自己。现在的年轻人，一上了大学，耍的都是些时新的玩意儿，万一她在北平上学期间闹什么自由恋爱，嫁了远方的夫婿，那可就彻底地回不来了。他舍不得她走，总想在陈仓城附近给他选择丈夫，甚至还很愿意招个倒插门的女婿。可是，这古灵精怪的女儿会同意吗？

他毫无信心，长叹了口气。现在，他是一个儿女长成的单身老鳏夫，妻子去世多年，临终嘱托他好好照应他们。他们眼下羽翼丰满了，要飞了，自己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但却没有任何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反而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加沉重了。由此想开去，人这一辈子真是够奇怪的，用“欲罢不能”四个字来形容，怕是再妥当不过了。

孙啸伯正在伤感，门外一溜烟有仆人进来报讯，说有位年轻女子来拜访，指名要见他。孙啸伯有些惊讶，让他把这奇怪的女客领到前院厢房里等待，自己匆匆洗脸、喝了口茶水就去见面。

仆人所说的不假，来访者果然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穿的是夹丝棉的嵌花缎袍，发髻上别了翡翠头饰，手边还有一只崭新的皮箱。孙啸伯心中疑惑，稍稍拱手，说：“我是孙啸伯，小姐，您是……”

那女子站起来，深深地欠身行了一礼，说：“我本姓党，但后来改随母亲姓俞，俞梅。是您的故人党玉昆的堂侄女。”

孙啸伯听她的自陈，不由吓了一跳，再听说她是党玉昆的堂侄女，当下沉吟不语。她揣摩片刻他的心思，继续说：“我和府上的渊源并不止这一点，令公子孙连文，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在家吗？”

孙啸伯对于后面这一点似乎很感兴趣，吩咐仆人赶紧去叫儿子过来，父子俩一起鉴别鉴别这个不请自来的陌生女子。十分钟后，孙连文进了屋，先朝着女子上下打量。这女子抬手拂了拂耳垂，也紧紧地看着他，微微一笑，说：“莫推西风起，人比黄花瘦。你瘦了。”

孙连文伸出手指连连点道：“俞梅，俞小姐。你不是在西安吗？怎么有空来这个乡下小地方？”

俞梅吁了口气，说：“来看望你，是件好事。但，其实还为了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现在，就暂且不提了。你就权当我是专程来看你的，行不行？”

孙连文点头。孙啸伯心头隐约有了点数，也不去追问，摆摆手笑道：“连文，

你的客人，用心好好招待吧。我不掺和你们年轻人的事情，走啦！”

他撂下这句话，感觉到了肚子里的饥饿，起身去后院吃早饭去了。这对男女看他走了，反而有了些局促不安的意思。孙连文咳嗽一声，微微垂下眼睑，说：“你这副打扮，我差点不敢认了，跟在西安时判若两人。”

俞梅笑了起来，说：“这身行头，我也心疼呢，迫不得已，我把家传的玉牌卖了，不然哪有钱来置办呢？”

“卖哪儿啦？我替你去赎。”孙连文说。

俞梅摇头，说：“算了，身外之物，牵挂这个干吗？不过，我可是要在你们孙府借住些天的，你可别嫌我麻烦。”

孙连文连忙说：“俞小姐平日里请都请不来，哪里还敢嫌麻烦。”

当即，孙连文安置了这位自称是昔日大学同学的俞梅小姐在府中住下。中午时，特地嘱咐厨房准备了些酒菜，叫上正在用功看书的妹妹来作陪。灵秀听说哥哥来了大学的女同学，容貌秀美，很有些好奇，急急忙忙地赶来见面。一看来客端庄娴静的气度，立刻就心折不已，喊了声俞姐坐了下来。

她瞟了哥哥一眼，说：“哥，俞小姐千里迢迢来陈仓投奔你，你可得好好待人家。”

孙连文有些害羞，红着脸夹了筷子菜盖在她的饭上，低声说：“人家初来乍到的，礼貌些，死丫头！”

灵秀忍住笑不吭声。

俞梅大方地一笑，撇清似的说：“我专程来陈仓，是为了家里长辈嘱托的一件事情。好在陈仓有孙学兄，一切都好借重了。”

灵秀怀疑，追问道：“什么事啊？”

孙连文用肘顶了她一下，说：“吃饭，吃菜，堵住你的嘴巴。不然的话，吴家少爷回陈仓时，我好好地为难他一下。”

他这句话灵验无比，立即让她老实下来，捧起碗挨近了俞梅坐，低声说：“狗急跳墙，要翻脸啦！”

俞梅听出了点意思，看来这个小姑娘也有她心仪的目标，什么吴家少爷的。这是怀春少女的软肋，一戳就起了效果。当下，夹了筷子菜搁在她的碗里，悄声说：“别理他。他在学校里的時候，就是个愣头青，我们习以为常了。刚才听他说了，你也想考北大，到时候，我陪你去北平。”

这两个年轻女子吃吃地笑，附耳低语，倒把孙连文撂在了一边。他也不生气，

自顾自地喝了两盅酒，原本苍白的脸上泛起些红晕来，也不知道这是酒精起的作用，还是因为这位贸然登门的女同学引发了他心中的喜悦和兴奋。

#### (四)

陈仓城里原本驻扎的只有十七路军的一个营。时间一久后，渐渐和城里市井生活融为一体，和本地居民、商家相处平安。也许这地方处于西北腹地，战事离得太远，这些士兵和军官们无所事事，几乎和老百姓一样，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职责。不料，南边突然乱糟糟起来，国民政府花费重金重兵围剿不尽的共产党武装，斜刺里杀了进来。西安省城里杨虎城主席也乱了阵脚，慌忙向这边增兵。没几天，就有两个营抵达，组成了城防团，严守城池和城外要隘，防备严密。

新任城防团长姓丁，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壮实汉子，跟着杨虎城参加过中原大战，临阵倒戈，结果，杨虎城领了陕西全境，成为一方诸侯，他这类舍生忘死追随的人，也就跟着享福了。他带着部属原来驻防在咸阳，猛不丁接到密令驰援陈仓。进了城，和地方官员、缙绅吃喝完毕，便按照上面的指令部署部队，卡住南北通衢要道，配合潼关方向过来的中央军，围歼这股番号为红25军、一夜之间逾越三省交界地带的共产党残部。

忙碌一番后，丁团长刚刚有了歇息的空暇，外面有辆车就到了，下来两个校官，指名道姓登门。交谈之后，他得知来人的身份，一个姓刘，是绥靖公署情报处副处长，另一人姓吴，军部特派参谋。他们奉命进驻陈仓建立情报站，直属绥靖公署指挥。说起来跟他是同路人，实质上不是。

丁团长是个打过硬仗流过血的人，最瞧不起这些鬼鬼祟祟做情报、特别又是年纪轻轻依靠这个爬上来的家伙。听了对方的介绍后，哼了一声不当回事。这俩人觉察到他的怠慢，相视一笑，拿出师长的手令，让他拨人拨枪拨地方，秘密协助办公。他们既然扛了师长的牌子，丁团长只得买账，按照指示办理完毕，送他们离开后，坐在地图前闷闷不乐地喝酒。

酒到半酣，忽然本县王县长轻车简从来访，两人白天刚刚聚过，想不到天刚黑居然又登门来了。丁团长是行伍出身，也不跟他客套，就在酒桌上接待客人，加了两样菜，添了一壶酒。王县长本不善饮，陪了几口后，话锋一带就扯到了陈仓本县地面上的事情，聊起了多年前那场震惊全陕的屠俘事件。

丁团长那时候在河南前线参加北伐，对这件事虽有耳闻但不清楚。虽然王县长

也是后来者，也没有亲眼目睹，但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来比说书还要鲜活，听得他瞪目结舌好半天，才喃喃地骂了一句：“宋军长，可真是狠！放在老子手里，可做不来！”

王县长笑眯眯地说：“攻城死了那么多人，不杀鸡儆猴不行。不过，他可是收获巨大哦。党玉昆掘了一世的坟，结果全都落在他手里了，白替他干活还搭上了条性命。”

丁团长知道这件事情，叹口气，说：“据说，东西都被他带到天津租界去了。这些东西，他们家吃喝玩乐几代人都花不完。”

王县长不动声色地笑笑：“其实，党玉昆的东西未必都被宋哲元席卷一空了。也许，陈仓城里还有剩余呢？”

丁团长被他一步步诱入了正题惘然不觉，舔了舔嘴唇，问：“真的？你知道吗？”

王县长点起支烟，故弄玄虚地说：“党玉昆虽然死了，他生前可有个贴心交命的至交好友，现在仍然在陈仓城里逍遥自在的活着。我去年来这里上任不久，就听到市面上的风声，好像他当年做了党玉昆的密使，围城前带了些东西去了西安，屡次求见冯玉祥不得，坐看陈仓城内党军全军覆没了。党玉昆死了，他安然无恙地从西安回来了……”

丁团长明白过来，迟疑道：“你是说，他吞没了党玉昆的财物？”

王县长哈哈大笑，说：“党玉昆死了，死无对证。一目了然嘛。”

“这个人是谁？”丁团长只觉得一股贪婪欲望如同烈火般从胸口升腾，占据了脑海，醺然酒意顿时飞到了九霄云外。

王县长轻描淡写地说出一个人名：“孙啸伯。”

丁团长似乎从哪里听过这个名字，沉吟了片刻，望住他问：“什么来历？”

王县长不屑地笑道：“前清遗老，会写几笔字，西安城里过去好些店铺都是他的手笔。”

“醉仙楼，”丁团长一拍脑袋，“不错，我常去喝酒的醉仙楼就有他落款的招牌。这人背后有没有靠山？”

王县长捻着胡须说：“到眼下为止，还没发现。估计纵有靠山，也不怎么样。”

丁团长抓起碗来喝了一大口，拍拍桌子，豪气干云地说：“干！王县长，咱们就干他一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啊！”

王县长稍费口舌，说动了这鲁莽汉子的贪欲，暗地里冷笑，拱拱手说：“行，在陈仓这块地面上，你我一文一武联手，天王老子也请到一边去歇着。这孙啸伯，咱们俩吃定他了！”

## (五)

天黑之后，陈仓城里除了沿街亮了几盏电灯外，其余地方的灯火渐渐熄灭，陷没到无尽的黑暗中。整座城里，繁华大街、幽暗巷子里人迹稀少。孙啸伯吃了顿饭，加了件挡风的斗篷，亲手提了盏气死风灯，从宅子边门出来，沿着幽深的巷子走，布鞋底轻轻踩在花岗岩麻石板上，犹如一只苍老但依然不失敏捷的猫儿。他在曲折的巷子里走了大约一刻钟时间，转而拐上了街，沿街走了百十来步，绕过一座灰砖砌造的庵堂正门，从一侧斜伸向渭河码头的石阶路下去，在后墙的角门前停下脚步，轻轻拍打门板。

门里有个女人轻声问：“谁？”

“是我，白夫人。”孙啸伯回答。

门背后木门拨开，让出一道窄窄的缝隙。孙啸伯侧身进了门，提高了灯笼，幽暗的光线下来，显现出一张轮廓分明、五官精致的面容。这女人重新关上门，领着他穿过走廊进了屋，点起油灯。孙啸伯坐下来吹灭了手里的灯，四下里瞧了瞧，问：“这些天，日子还安稳吧？有没有人来打扰？”

女人朝隔壁床上熟睡的男孩看看，说：“没有闲人来打搅我们娘儿俩。按照惯例，我们吃喝都跟庵里的师太们一样，只不过，这孩子年岁见长，就要到读书识字的时候了，还请您想个法子。”

孙啸伯说：“没问题，到时候接到我府里住，送他上学堂读书。凭我跟党师长的交情，不会袖手不问的。”

女人眼中噙了泪水，连声道谢后，说：“他父亲生前造的孽，让我小白鞋来承受报应，千万得让这孩子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孙啸伯安慰道：“不要这样消沉。等几年，孩子大了就送去西安，你也可以跟着过去，在那里快快活活地过日子。眼下，惦记着你们娘儿俩的人还有，到那时，想来也该灰心放手了吧。”

女人啜泣起来，幽幽地说：“城破之后，我抱着孩子东躲西藏，哪来的三头六臂再替他藏那些东西？天杀的宋哲元得了宝贝还不满足，真是贪得无厌！”

孙啸伯摇摇手，说：“不是宋哲元，他一个人饱了，身后还有帮子饿鬼。眼下，那个王县长就盯得紧，清明夜里，居然在党师长的坟前跟我狭路相逢，话里有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时候忍一忍，挺过去就成了，别自寻烦恼。”

女人听得明白，点头同意他的说法，可是对他晚上冒黑前来的缘故却不清楚，又不便去问，只得起身去剔剪灯头的灰屑，期待下文。孙啸伯抬头望着对面高悬在渭河上空的那一轮明月，问：“党师长老家似乎就在陈仓附近，家里还有人吗？”

女人摇摇头，说：“他是孤儿，自幼就出来跑江湖混饭吃，没有亲人啦！”

孙啸伯笑笑，说：“我碰到了一个人，自称是他的侄女，他有兄弟？”

女人诧异，依然摇头。

“那一定是假冒的。”孙啸伯思索着说，“可是，跟我儿子是大学同学像是真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很让人费心猜疑。”

“也许是同族吧。”女人听他这样解释，猜测说，“如果真是，那一定是同族硬扯靠上来的。攀这门子亲，什么用意？”

孙啸伯沉静地说：“既来之则安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在尼庵中探听了虚实后，孙啸伯重新点起灯，独自沿原路返回。城楼上值夜士兵敲打着竹梆，寒星点点，衬托得这夜色无比深沉。过去，孙啸伯在城里从来没有产生过凄凉无助的感觉，可是自从那年坑俘事件发生后，那些堆积的人头、残缺的肢体，常常令他心惊胆战。特别是老朋友党玉昆，身中七弹，死后还被枭首示众的惨状，更加令他恻然。

本来，战前宋哲元首役攻城未果、撤军而去后，他就提议媾和，向冯玉祥投诚，还不失军队和既得的财富。但党玉昆自恃城池险要，又有出卖古董所得的钱财购来的新式枪炮，足以割据一方为草头王，不甘仰人鼻息。二次击败宋哲元后，狂妄之心更是无以复加。孙啸伯站在局外，看得清形势，眼见宋哲元不惜从中原调集重兵来助战，知道大势已去，这才说动党玉昆，由自己亲赴西安，试图说服冯玉祥，从长计议。谁知天不遂人愿，冯玉祥已经离开西安坐镇洛阳前线，全力于南下中原的决战了。他扑了个空，带着一份厚礼待在西安，遥望陈仓城硝烟四起、炮声隆隆，宋哲元第三次攻城终于得手，党玉昆兵败身死，割据地方的美梦付诸东流。最可惜的是，那些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周秦重器，就此彻底地离开了陈仓，再也不能归来了。

孙啸伯有时候感觉到党玉昆在陈仓城中那段惬意日子，像是一场难以醒来的梦。他被党玉昆尊为上宾，得意地登堂入室，边品尝美味佳肴，边看他把一件件锈色斑斓的青铜器搁在案头，卷起衣袖用极其熟练的手法剔除锈垢，露出一个又一个

精美绝伦的文字来。他或拍案赞叹，或举杯痛饮，用放大镜揣摩着字形结构，欣喜欲狂。天下书家，哪个有他这样的福分，纵使吴昌硕复生、邓石如转世，也只能甘拜下风了。

不过，虽然孙啸伯眼下饱尝了绝顶宝器的滋味，但心里并没有因此而贪婪，在他看来，这些堆积如山、价值连城的器件好是好，但也因此会引发他人的妒忌和贪欲，招来杀身大祸。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只要有一两件在手把玩，也就遂愿了，其余的，任它来来去去，熟视无睹罢了。

孙府高大的门楼矗立在众多低矮楼房的簇拥下，那盏檐下悬挂着的通宵不熄的灯笼上，一个雄健的“孙”字格外耀眼。孙啸伯远远地观赏自己的手笔，由衷地叹息一声，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会是自己手书的文字吗？自己竟能够写下这样一个法度具备又有破空入云之势、几乎完美的字迹？他不能不佩服自己了，低声笑着拐弯进了宅子东侧的巷子，取道偏院角门进宅去了。

夜并不算深，大约只是晚九点过后，从甬巷里走，可以听到女儿灵秀闺房中传来的谈笑声。他驻足聆听，是那位俞小姐和灵秀在一起，两个女子絮絮叨叨不知道在聊些什么。他本想回房去休息，此刻转了念头，干脆去儿子那里坐坐，看看他和白天来的这个自称是党玉昆的侄女的女同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时候，孙连文正坐在床边书桌前打盹，面前的书上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听到父亲进门的声音，赶紧起身去抄把凉水醒醒神，迎到台阶下。孙啸伯瞧儿子脸色潮红，不像是健康的红润，不免有些担心，问是不是喝酒了？孙连文说陪客人多喝了一点，睡不着觉可是又觉得困，自相矛盾。

孙啸伯理解儿子的心情，年轻异性从大老远处登门造访，又是昔日的大学同窗，暧昧之中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兴奋得以酒来表达，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不过，这个女子毫不隐瞒地自陈和党玉昆的关系，实在让他不放心。他坐下来，翻了翻案头的书，说：“白天匆匆忙忙的，你们又是同学见面，我不便多问。这位俞小姐，自称是党师长的侄女，在北平上大学的时候，她透露过没有？”

孙连文愕然，问：“党拐子的侄女？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嘛。她姓俞，西安人，毕业后，我在西安见过她一次，半点口风也没有透露过。您，听错了吧？”

“没错，她说她是党玉昆的堂侄女，明摆着是知道我过去和党玉昆的关系。这位俞小姐，这个时候来陈仓，又住到咱们孙府来，什么居心？你可得注意小心了。”

孙连文和俞梅见面前，她竟然还有这么一通说辞，不由得也踌躇起来，思忖了一下后，点点头说：“我绕个弯子，向她问清楚，这可不是件随口一说的小事。”



## (六)

荣庆斋古玩店，在西安街市上，铺面的气派并不上数，但行内人都奉它为龙头。俗话说包子有肉不在褶子上，荣老板当年带了几件货去北平入行，不出半年就赚了个钵儿满，回转西安来开了这么间铺子，名义上是经营本地的古玩字画，实质上是平津两地诸家大古董行陕地的收集点。秦汉故地、西周旧都，不断有东西露面，其中不少就是从荣庆斋这条线出去的。因此，这间店铺里凭空来了个洋人做客，外人不明所以，行内人一看就明白，大约又有什么重要的交易在这里成交了。

其实，约翰逊来到西安，并没有开门见山地谈生意。他们之间长年累月沉浸在买卖氛围里，都有了疲乏感，所以，荣老板请他住下后，游山逛水，把西安以及附近地区玩了一遍。约翰逊这些天从火车改乘汽车再改乘黄包车，一样比一样颠簸，未免体力不支，听说第四天再要去登始皇陵，他连忙谢绝了。他在荣宅里静养了一天，第五天反过来做东请客。宾朋满座之际，荣老板在宴席上定睛一看，省府里来了几个大员，绥靖公署来了几个佩将星的军官，见了东道主纷纷作揖敬礼，似乎熟悉至极。

荣老板心中惊诧，想起那天陪约翰逊来到店里、跟自己吃过一顿饭的姓吴的青年校官，寻觅一番没有看到。推杯换盏时，他悄悄凑近了约翰逊，打听吴姓校官怎么没来？约翰逊用流利的中文说：“他外出公干了，去了陈仓。”

听他明确地说到“陈仓”这个地名，荣老板心头一怔，嘴里的酒差点呛了。什么意思？他去陈仓了？陈仓这个地方和自己一年来连续不断卖给约翰逊的孙啸伯的墨迹之间，会是怎样的关系呢？约翰逊神态平和地指指对面绥署的马副参谋长，请他说明吴少校的下落。

马某人放下酒杯，说：“秘密军务。陈仓那边有共产党残部出现，杨主席怕再效仿川、滇引狼入室的例子，所以拒防严密，免得中央军借这个理由大举入陕。”

荣老板听了这解释，放下心来，敬酒之后，说：“怕是防不胜防。至今也没有全歼流窜共党的官方讯息嘛。”

约翰逊笑道：“管这些个闲事干什么？咱们做咱们的古玩买卖，两不相扰。”

荣老板一笑，说：“陈仓是个好地方。吴少校到了那里，大有作为啊！”

约翰逊理解了他话里的余味，摇摇头，说：“这个年轻人很有作为。等他回西安来，我替你们联络联络，双方都有益。”

宴席散了之后，荣老板请约翰逊去店铺里坐坐，这才心照不宣地开始了正式交